

夢工黨血淚廿年

郭仁德著



劳工党血淚十年

郭仁德著 蕭國樹題

獻給家人・朋友

勞工黨血淚二十年

1991年4月初版

郭仁德著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

Tingkat 3, Wisma MCA,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P.O.Box. 10626,
50720, Kuala Lumpur.
Malaysia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 in critical reviews.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所有人書面准許，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或翻印。

印刷者：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Printed in Malaysia by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目錄

(一) 評議馬來亞勞工黨	1
(二) 幾句不能不說的話	陳凱希 6
(三) [勞工黨血淚二十年] 讀后——代序	譚亞木 8
(四) [勞工黨血淚二十年]	
前言——血淚譜成的史詩	10
第一章：勞工黨成立初期活動	12
第二章：長近一年的南北派黨爭	28
第三章：成立 [社會主義陣綫]	42
第四章：左翼作家依薩領導勞工黨	56
第五章：反對 [馬來西亞計劃]	70
第六章：六四年大選社陣遭受挫折	85
第七章：爭取人權紀念日“二一三”	101
第八章：勞工黨與人民黨的分裂	126
第九章：展開反美援越運動	142
第十章：勞工黨思想路綫的論爭	166
第十一章：梹城總罷市	187
第十二章：政治犯展開絕食鬥爭	205
第十三章：獄中同志再進行絕食鬥爭	222
第十四章：勞工黨各級議員總辭職	235
第十五章：吉隆坡最大葬禮遊行	258
(五) 馬來亞勞工黨歷屆中委會名表	277
(六) 後記	281

評議馬來亞勞工黨

(一) 引言

勞工黨在馬來西亞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我國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主要反對黨。

「勞工黨血淚廿年」這本書的資料雖然收集很多，但未涉及的問題仍有不少，特別是勞工黨內部鬥爭與會議詳情的第一手資料仍然缺乏，還談不上是深入的研究。

單憑這些資料來評議勞工黨，可能不很全面，不過，從今天的政治環境來回顧勞工黨過去走過的道路，衡量勞工黨的歷史表現，評論一些歷史事實，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這些評論也許不是人人能夠同意與接受，却可為我們華人社會追尋病根、檢討和反省，提供不少方便。

(二) 國際大氣候下的歷史悲劇

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日軍投降、英殖民政府重新統治馬來亞後，由於東南亞時局的演變，巫人民族主義思想蓬勃發展，要求擺脫殖民地統治，爭取自治與獨立的呼聲開始響徹全國各地，加上社會主義思潮與階級鬥爭理論的盛行，勞工黨在這兩大思想運動潮流中，便自然地誕生了。

從思想意識形態來看，勞工黨的基本政治哲學是建立在階級鬥爭論的觀點上，吸引了許多華族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熱血青年與工農羣衆。他們都不滿現實，帶着改革社會的理想，不怕逮捕坐牢，把青春獻給勞工黨的改革社會運動。

他們深具信心，以為社會主義理想在我國一定能夠實現。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革命成功的鼓舞，朝鮮戰爭與印度支那解放運

動的激勵，使到越來越多的華族熱血青年主動參與我國的左翼運動，要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一切力量。

當時以蘇中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與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正處在冷戰之中。

勞工黨從成立開始，便主動涉及兩大陣營的鬥爭，對國際政治局勢演變更加關注，重視履行國際道義責任，如發動抗美援朝鬥爭等。

由於勞工黨自認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份，為了反帝國主義、反西方美英陣營、反統治階級，為了與國際社會主義陣營觀點一致，因而採取了反大馬的立場。

當時中國與蘇聯也認為大馬計劃是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反大馬的急先鋒印尼總統蘇卡諾又被視為反殖英雄，勞工黨引為戰友，堅決反對大馬計劃，認為讓新加坡與砂沙通過成立大馬的方式取得獨立，是英國人的陰謀，並不能真正擺脫英國人的控制。

這是勞工黨在國際大氣候影響下的一個歷史悲劇。

(三) 巫人種族與宗教心態

由於勞工黨人對社會主義理想非常執着，在國際大氣候的影響下，也過於樂觀，忽略了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社會的特殊性。

他們看不到問題真正的關鍵，大多數巫族不接受社會主義理論，除了少數知識份子。

從巫族歷史來看，可發覺巫族的文化心理特徵是，種族與宗教高於一切。他們強調族羣利益與宗教利益的心態，和社會主義理想人人平等的哲學格格不入。

早期馬共與勞工黨都曾先後多次嚐試爭取巫人的認同，却蒙受失敗的厄運，證明巫族看待族羣利益高於思想意識形態。

九十年代的今天，也還有一些人一廂情願地忽略這個事實。

(四) 政府吸納勞工黨哲學思想

勞工黨的歷史功過，難以論定，就像評價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樣，九十年代的今天，許多人認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面臨失敗的深淵，不過，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大陣營的演變，可發覺今天這兩大陣營彼此都先後出現了巨大的

變化，和數十年前的情況，有着很大的不同。

這兩大陣營在長期鬥爭與冷戰中，彼此糾纏的結果，帶來了相互的影響，雙方都在不斷地更正自己的哲學主張與政策。

假如沒有社會主義運動的衝擊，很難想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與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尺度更寬大的自由與民主，這些國家不得不更關注貧窮階級，提供更多福利措施，減少剝削。

我們看到，早期被馬克思與列寧譴責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性、掠奪性、剝削性，如今已不斷地淡化了。在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很少再被稱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很快將成為歷史名詞。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資本的大量投資，已有本質上的改變，它不再是一項負擔，不再是掠奪與剝削，它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吸納了大量社會主義理想，逐步實現「福利國」的理想，這已是一個事實。

社會主義國家也正在逐漸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特別是中國、蘇聯與東歐國家改革浪潮的勃起，便是明證。

如今，勞工黨不復存在，但是，它的主張與理想，有不少已被政府吸納，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份，如承認工人地位，列五一勞動節為公共假期，男女同工同酬，協助貧窮階級，以及放棄反華路線，主張中立，承認中國，不再親英美西方陣營等。

（五）喚醒民主政治意識

五十年代首五年，在二百多萬華人中，除了少數有識之士外，大多數華人對當地政治反應冷漠，不熱衷於本土政治活動，有一些在潛意識上仍以中國籍民自居，有一些企望取得雙重國籍。

勞工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喚醒華人主動參與政治，使到華人對於政治運動開始慢慢熾熱，特別是勞工黨與馬華在市議會及地方議會選舉期間，以組織鬥組織，羣衆鬥羣衆的熱哄哄鬥爭場面，人民已逐漸習慣把民主政治當作生活的一部份。

在我國獨立前後，勞工黨以主要反對黨的姿態活躍於政壇，許多華族熱血青年參與，認同本土政治鬥爭，視馬來西亞為永久家鄉，大大提高了認同本土的國家意識，激發愛國主義，效忠馬

來西亞國家的熱誠。

勞工黨爲社會正義鬥爭，致力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爭取工農權益與合理待遇，在不斷受到政治鎮壓下毅然不斷展開爭取人權與民主運動，爲提高本地人民民主政治意識，作出了貢獻。

由於勞工黨長年屢月不斷受到政治殘酷鎮壓，在這種情況下，難以順利展開一連串與人民切身利益有關的各項活動，是可以理解的。

（六）最不民主的黑暗時期

勞工黨的消失，受到強大而殘酷的政治鎮壓，是主要原因之一，以東姑爲首的聯盟政府採取高壓措施，手段殘酷。在五十與六十年代那些日子，可說是馬來西亞建國歷史上政治最不民主的黑暗時期，與目前馬哈迪時代相比，國陣政府對付政治異議份子的開明作風，是東姑時代所望塵莫及的。

勞工黨被馬來亞共產黨人員滲透，是政府不斷展開逮捕行動的理由。這是勞工黨的悲劇。一些被捕的勞工黨幹部發表自白書悔過，說明了這個事實。

馬共在五十年代中期武裝鬥爭蒙受挫折後，認爲單靠森林戰鬥無法取得勝利，須要滲透合法政黨搞統戰工作，勞工黨便成爲被滲透的一個對象。勞工黨的鬥爭基本哲學，也與馬共略同。

至於勞工黨後期杯葛民主議會選舉，走向街頭鬥爭，則是受到無產階級極左革命理論的影響，特別是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思潮的衝擊。

而在東姑時代的政治高壓手段，也是造成勞工黨人大多數對憲制鬥爭不再寄予幻想，轉向極左路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理性主張被壓抑

勞工黨黨員成份複雜，內部意見分歧較大，尤其是在憲制鬥爭路線和語文問題上，更是缺乏共識。

憲制鬥爭方面，在後期，有的主張「議會外鬥爭路線」、走向街頭鬥爭、杯葛選舉，有的主張「羣衆鬥爭爲主、議會鬥爭爲輔」，有的支持原有的「議會鬥爭爲主」路線。黨內分成多個派系

，互相批鬥，互相劃清界限。

至於語文方面，有的主張「爭取列華文爲官方語文」，有的主張「所有語文都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有的認爲「語文問題不可再談，階級鬥爭重要」。

最後，勞工黨極左勢力佔上風，決定杯葛一九六九年大選，便逐漸與民主議會選舉制度脫節。

極左路線的抬頭，帶來了更強烈的消極與極端思想，那些較有理性的領袖如魏利煌醫生、陳志勤醫生、陳凱希、拉惹古瑪醫生等，不是被指爲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被斥爲叛徒或敵人代理人。在那種激盪與殘酷的批鬥環境中，他們的理性主張，雖然比較能適應多元種族政治現實，却沒有受到關注。他們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所表現的能力、決心、彈性與理性，沒有得到突出與讚賞，是令人感到惋惜的。

（八）結語

六十年代以後，馬來西亞社會的階級矛盾已沒有過去那麼尖銳，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與繁榮，階級分歧在我國已不很明顯，在社會上沒有形成一個大鴻溝。由於華族超過六十巴仙從事商業活動（包括小園主與小販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已經產生了。

從那時開始，種族不平衡與回教復興運動已成爲國人關注的課題，各族爭取民族權益的言論，時而煽起種族感情，種族偏見與種族分歧事件的發生，以及種族間的誤解，引發了國內各種族間尖銳的矛盾。馬來西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階級矛盾。潛在爆炸性的種族分裂危機，仍然無法根除。種族間的挫折感與恐懼感還在各個族羣間蔓延。

這個客觀現實，也許使到以階級矛盾論爲政治哲學基礎的勞工黨，不易再度發揮它的強大魅力。

畢竟勞工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

幾句不能不說的話

陳凱希

要寫一本有關勞工黨歷史的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勞工黨已結束活動一個頗長時日，資料又不齊全的情況下，要準確地反映勞工黨的真正面貌，幾乎是不可能的。

勞工黨的許多寶貴資料，在幾次大逮捕中不是被燒或失落，就是被沒收……所以，目前擁有最多勞工黨資料的機構，只有政治部，他們才是真正了解勞工黨歷史的人。

在勞工黨二十年的歷史中，充滿著許多轟轟烈烈的事件，難免也有許多風風雨雨的是非，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事件都有不同的評價。其中當然有褒也有貶。到目前為止，都還說不上有個定論。

作為一個黨外人士，沒有直接參與當時運動的郭仁德，有勇氣寫勞工黨史，確實是精神可嘉，書中涉及勞工黨的重大課題，以及鱗鱗爪爪，主要是在剪報的基礎上編整，只能算是在某一層面來看待勞工黨，不能算是一本完整的勞工黨歷史。

另一方面，在觀點上，感情上，此書的立場也未必能為了解實情的人所完全同意，不過，本書對於那些欲了解五十至六十年代勞工黨的主要活動的人，不失為一本值得參考的書籍，我個人對郭仁德先生所做的努力表示欣賞，雖然我不盡同意他在書中的觀點。

對於勞工黨，我個人覺得在這個政黨的二十年歷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個非種族性的政黨，在其血淚二十年的歷史中，在促進我國民族團結的課題上，作了巨大貢獻。當勞工黨被迫結束活動的時候，也是種族主義抬頭和猖獗的時候。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勞工黨一度與人民黨組成社陣，對當時的聯盟政權構成極大的威脅，若非靠著內部治安法令進行大逮捕，改朝換代是完全可能的。說來也是一個笑話，曾經一度社陣領導層泰半都被扣留，若是要在扣留營內召開中央委員會，還可以湊足法定人數哩。

在五、六十年代，在爭取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的運動中，勞工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今天，前勞工黨黨員仍然散落在全國不同地區，各個領域，繼續為社會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

“勞工黨血淚二十年”的出版，也許會促使一些親身參與勞工黨活動的人或史學家發表有關的文章或寫回憶之類東西，這些第一手資料或將有助於將來出版一本更完整反映勞工黨真實面貌的歷史。

『勞工黨血淚二十年』讀后

代序

譚亞木

深宵裏翻看郭仁德先生的『勞工黨血淚二十年』校樣，就像啟動了記憶的錄影機，許多久經忘却的往事，霎時間都一一閃現在記憶的屏幕上，雖然事隔已經四分之一世紀以上，却依然歷歷在目。

我不是勞工黨員，但是在那熱火朝天的年代，氣血方剛，少年輕狂的我，多多少少都曾經被“勞工黨”這個震撼人心的名堂深深吸引。且不說當時自己在思想意識上，與勞工黨的政治主張十分投契，單單“勞工黨”三個字，似乎就有着強大的神秘的魅力，足以在我年少的心靈引起強烈的激情。

我曾貪婪地追蹤着勞工黨的一切活動，爲它所贏得的勝利歡欣鼓舞，爲它所遭遇到的挫折焦慮慨嘆。我甚至曾經私底下計劃着，一旦離開校門後，自己也投身於那些身穿白衣藍褲、藍裙的熱情奔放的勞工黨黨員的行列，爲實現崇高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奉獻自己的青春。

然而由於後來自己所經歷的變化，我始終沒有成爲勞工黨黨員的機會，不過命運注定我要與勞工黨黨員結下一段因緣。一九六〇年的大逮捕行動中，我也不幸“榜上”有名，與多名勞工黨黨員及左翼人士一起，被投進華都牙也扣留營中，我有機會與來自全馬各地的勞工黨活躍份子，共同生活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我們在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進行絕食鬥爭，一起玩樂……

從傳播媒介的報導上看勞工黨，和從日常的接觸交往中看勞工黨，感受自然有着巨大的差別，營裏某些勞工黨領袖的言行表現，着實使我當時單純稚嫩的心靈產生困惑和不安，但是，這些

經驗始終抵銷不了我對勞工黨整個組織的良好印象，以及對它的鬥爭的同情。

六十年代某段時期——就是勞工黨捨棄議會鬥爭走向街頭的時期，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得以經常奉派採訪勞工黨的重大新聞，我曾追蹤和目睹不知多少次的勞工黨的示威遊行，出席過不少勞工黨領袖的記者招待會，也曾在法庭中採訪過多次的勞工黨黨員的案件審訊（包括反美示威案和王忠命案），最後還目睹和採訪了林順成的出殯遊行。

在這段時期，我雖然完全扮演着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自己跟勞工黨當時的種種活動一無牽涉，但是我的新聞從業員的專業道德，也沒有能夠完全禁制我筆下對勞工黨流露出一種悲憫之情。

由於上述的一段因緣，在看郭仁德先生的《勞工黨血淚二十年》時，我感到一種難言親切感，書裏所記述的許多事情，我不但曾經從旁目睹它的發生，而且自己也曾經是其中一些事件的小配角。所以對於勞工黨二十年的血淚辛酸的滋味，是多少可以感同身受的。

如果我們把自十九世紀以來激盪全球的無產階級運動比作一道汹涌澎湃激流的話，那麼馬來西亞的勞工黨二十年鬥爭，就是這股激流中的一個小小波瀾。勞工黨的崛起和沒落，跟這股橫掃全球的激流的興起與消退，是密切相關的。

在今天無產階級的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各國急速消退的時刻，來回顧勞工黨二十年的血淚史，我的心情和感受，就像一場烈火過後，對着那滿目瘡痍的廢墟一樣，雖然有着一種不能自已的感喟哀憫，但另一方面，也不無“這一切總算過去了！”的欣然和釋然。

前言

血淚譜成的史詩

馬來亞勞工黨，曾經在我國政壇上喧赫一時，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在五十與六十年代，曾給予英殖民地政府與獨立的聯盟政府重大威脅，如果在1969年沒有「走錯棋」，如今國內最大反對黨恐怕不是民行黨了。

這個黨創立於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九年五一三悲劇事件之後，便漸漸在政壇上銷聲匿跡，一九七二年後，社團註冊官以三年未提呈常年報告與賬目報告為理由，依據社團註冊法令解散之。

在勞工黨未停止活動之前，它在全馬擁有超過二百四十個支部，正式黨員五萬餘人，聲勢浩大，曾在許多市議會與地方議會中執政，如著名的檳城市議會、馬六甲市議會、吉隆坡增江地方議會，沙登地方議會等，它在全國控制的地方議會估計有好幾十個，在國會與州議會也有一些議員。

這個黨在五十與六十年代的各級選舉中，特別是華人地區，是執政黨的主要敵手。

勞工黨黨員以華人佔絕大多數，馬來人與印度人也有參與。它是一個主張階級鬥爭，反對壓迫，聯合工農群眾，走社會主義路線的黨。

在勞工黨戰鬥廿年的時日里，許多熱血青年被它的奮鬥目標吸引，他們斗志昂揚，心甘情願為這個黨洒熱血，獻出自己的青春。

勞工黨廿年的歷史，可說充滿着血與淚，有着許多傳奇與動人的故事。

在那熱火朝天的年代，不知有多少名勞工黨黨員先後被當局拘捕，確實數目不易統計，估計超過千餘名黨員曾被拘捕過，至

於扣留在集中營的黨員估計不下三百人，根據資料顯示，在一九六八年，被扣留的勞工黨黨員已超過一百人，因此，這個黨被譽為最多黨員光榮入獄的政黨。

在那個年代，參加勞工黨，幾乎是準備吃「烏豆飯」的代名詞。許多家長不放心子女參加這個黨，擔心他們會被逮捕，可是，還是有許多青年男女，毫不懼怕地為這個黨的鬥爭目標奮勇前進。他們認為，能夠被捕坐牢，是件很光榮的事，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視坐牢為等閒事，把監獄當家庭，因此經常組織許多示威遊行活動，公開與警方對抗，後來甚至搞到杯葛議會民主制度，杯葛大選，主動退出議會鬥爭，七十年代初期，便正式消失於議會民主的政壇。

不少人認為，勞工黨在一九六九年杯葛大選，給予民主行動黨與民政黨一個良機，這兩個黨乘虛而入，填補「真空」，爭取到原本支持勞工黨，那股龐大反政府的華人群眾勢力，一躍而成為七十與八十年代議會中頗有份量的政黨，在華人社會與馬華鼎足而立。

本書的撰寫，較少評論勞工黨過去廿年的「功」與「過」，只是着重把這個黨過去的歷史，它的興起與鬥爭經過詳情寫出來，相信有助於讀者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了解我國政治局勢的變遷，或許能從中吸取鬥爭經驗與教訓。

第一章

勞工黨成立初期活動

檳城是勞工黨發源地

勞工黨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合法政黨，它標榜非共左派，走民主社會主義路線。

這個黨的發源地是檳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檳城勞工黨正式成立，發起人幾乎是清一色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

他們是：莫哈末蘇比（後來退黨加入巫統，曾任國家稻米局主席，駐巴基斯坦大使，現為專欄作家）、拉瑪馬旦（後來曾任檳城市長）、葉松綱、巴拉克利斯南、哈芝阿里羅斯、拉惹古柏爾等。

這些人以「團結各族工人，爭取國家獨立，實現社會主義」為號召。他們依照英國工黨的章程來設立檳城勞工黨，思想傾向英國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

不久之後，其他各州如雪蘭莪、吡叻、森美蘭、馬六甲等，也相繼成立勞工黨。

雪蘭莪勞工黨是由李木生、PP 拿拉也南發起。吡叻勞工黨則由著名的SP 與DR 辛尼華沙甘兩兄弟領導。

這些領導人多數是高級公務員、職工會運動領袖、律師與專業人士，如李木生與莫哈末蘇比是高級公務員、拿拉也南是職工會領袖、辛尼華沙甘兩兄弟是律師。

當時，各州勞工黨各自為政，沒有一個統一領導的聯絡機構，「各州領袖屬於高高在上的白領階級」，與工農群眾少有來往，華社中下層人士對這個黨還感到陌生，它的基層組織也鬆弛不

強。

辛尼華沙甘兄弟退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峇城喬治市首次舉行市議會選舉，勞工黨首次派候選人競選，得不到華社的支持，全軍皆墨，由此可見勢力之微弱。

勞工黨領袖發覺各州勞工黨各自為政，力量有限，於是便策劃成立全國性組織，一九五二年六月廿六日，他們召開各州代表大會，同意聯合組成「泛馬勞工黨」，並選出全國主席：莫哈末蘇比，總秘書：李木生。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莫哈末蘇比雖出任勞工黨全國主席，仍然還担任巫統峇州聯絡員職位，雖然他遲至一九五三年再度中選為全國主席後才宣佈斷絕與巫統的關係，但，這已引起一些黨員的不滿。

吡叻勞工黨代表 SP 與 DR 辛尼華沙甘兩兄弟，不滿峇州蘇比與雪州李木生「結盟」，取得全國領導重要職位，認為這種做法是搞派系，排斥吡州人，於是憤而退黨，另組人民進步黨。

這是勞工黨成立後首次發生的分裂。

泛馬勞工黨八大宗旨

勞工黨章程所列明的宗旨共有八項，即：

- (一) 爭取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國。
- (二) 在馬來亞組織及維持一個勞工黨的政治團體。
- (三) 與馬來亞聯邦境內的工人、農民、社會主義及合作社團體合作，進行聯合的政府活動。
- (四) 盡力實現全國代表大會上所通過之議決案。
- (五) 為勞心與勞力的工人，爭取彼等勞動的十足成果，在可能的範圍內基於生產、分配及交換的共同擁有權制度，為彼等爭